

# 伊朗苏非主义及其教团的历史演变

吕耀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伊朗是伊斯兰苏非思想和苏非教团形成的重要地区,许多著名的苏非学者生活于此。波斯祆教文化为伊朗苏非思想的产生,为苏非主义从禁欲到神秘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伊朗处于伊斯兰统治的边缘地区,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苏非教团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蒙古人统治前后,诸多苏非教团产生,苏非道堂在各地修建起来。在伊朗历史上,苏非主义与什叶派的关系问题,以及苏非教团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问题,引起了什叶派乌莱玛和教法学家的争论,这也证明了苏非主义在伊朗宗教生活中的生命力。

**关键词:** 伊朗; 苏非主义; 神智论; 什叶派

**中图分类号:** B9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1)02-0105-06

7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波斯地区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史称伊朗。伊朗是伊斯兰苏非主义发展的重要地区,众多伊斯兰苏非思想家在这里生活过,有影响的苏非教团也多产生于此,这与该地区长期积淀的宗教文化以及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在历史上,伊朗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蒙古人的侵占,随后又是突厥人和阿富汗人的入侵。直至 16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最终在伊朗建立了以什叶派教义为国教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苏非主义显示出顽强的生存能力,甚至在最恶劣的政治压迫下,仍然繁荣和活跃,并没有被战争和贫困所摧毁。因此,伊朗苏非史是一部完整的伊斯兰苏非主义的发展史。本文拟以伊朗苏非思想及其教团发展为脉络,分析伊朗苏非主义的演变,这对于认识苏非主义在伊斯兰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了解近现代伊朗社会中苏非主义的影响,不无裨益。

## 一、伊朗苏非主义思想的早期发展

从历史分期来看,萨法维王朝之前是伊朗苏非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地区来看,处于伊朗东部省份的呼罗珊,无疑则是重点地区。早期的禁欲主义者,多产生于此,包括易布拉欣·阿德姆汗(777 年卒)、舍吉格·巴尔希(810 年卒)、伊本·哈尔卜(848 年卒)、阿布·纳科赫沙毕(849 年卒)、艾哈迈德·哈德如亚赫(864 年卒)和哈夫斯·哈达德(879 年卒)。在苏非禁欲主义向神秘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伊朗学者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比斯塔米(874 年卒)首次描述了苏非神秘主义,强调通过不同阶段的修炼,达到“无我”的境界,以与安拉合一。他把苏非神秘主义“爱主”加以发展,强调爱的双向性。在“爱”的激励下,经历所有神秘修行阶段的苏非,可以自如把握真主所赐予

收稿日期:2011-01-18

作者简介:吕耀军(1972-),男,宁夏隆德人,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研究。

的“真知”。来自于拉伊(今德黑兰附近)的穆阿兹·拉齐(871年卒),是一个与比斯塔米同时代的苏非。他在呼罗珊度过其生命的大部分。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虔诚和热烈的爱,比起苦行和禁欲主义,他的思想更容易拨动苏非的心弦。提尔米基(898年卒)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古希腊哲学观念融入苏非思想,并意图把苏非修行划分不同阶段的人。艾布·麦赫迪(953年卒)则是“呼罗珊地区最早讲述精神修炼状态实质的苏非”<sup>[1](254)</sup>。苏非史上还有许多著名苏非,如巴格达学派的祝奈德(910年卒)和主张人主合一的哈拉智(922年卒)都与波斯有着某种联系。

11世纪到13世纪的伊朗是苏非思想的体系化阶段。许多苏非学者著书立说,界定苏非应该遵循的原则。他们以经、训为据,用逊尼派教义和教法原则,系统阐释精神修炼道路和功修方法。比较著名的有苏莱米(1021年卒)、伊斯法哈尼(1037年卒)、库舍里(1072年卒)、侯吉维里(1073年卒)和安萨里(1111年卒)。他们关于苏非思想的著作成为苏非修行的权威读本。伊朗尼沙普尔地区苏莱米的著作《苏非史传》是最早的苏非传记之一。伊斯法哈尼的著作《圣徒的饰品》对早期苏非思想做了记载。库舍里的《苏非之道的秩序》解释了“则克尔”(赞念真主)在精神修炼中的重要性。安萨里《宗教科学的复兴》成为苏非学说的经典。随后的苏非学者汉莫达尼(1131年卒)对光和黑暗的对立和互补的强调,可被看作受伊朗祆教影响下的苏非思想发展的特有形式。类似的线索也出现于随后的沙姆斯丁(1197年卒)和纳吉姆丁·库布拉(1221年卒)的思想中。

13世纪初蒙古入侵伊朗前后,社会的不稳定反而促动了苏非学说的繁荣。著名的苏非学者伊本·阿拉比(1240年卒)虽从未到过伊朗,但他的弟子萨德尔丁·库纳维(1274年卒)曾经到波斯语地区传播阿拉比的思想,对波斯苏非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希哈布丁·苏哈拉瓦迪(1234年卒)是苏非体制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著作《认识内心的真理》对导师与门徒关系、苏非行为作了明确规定。苏哈拉瓦迪汲取了波斯祆教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思想,在继承哈拉智和安萨里的思想基础上,对神光思想加以归纳和提炼,创立了照明学说。与苏哈拉瓦迪同时代的另一个苏非思想家,是生活于尼沙普尔的波斯诗人阿塔尔(1220年卒),他青年时期跟随库布林耶教团创始人纳吉姆丁·库布拉学习,并受到苏非学者巴格达迪、海达尔和伊斯哈格等人影响。阿塔尔的叙事诗《百鸟朝凤》借喻百鸟为寻找鸟中之王凤凰所经历的各种困难,来比喻苏非自我修炼的过程。他的传记作品《长老传》记载苏非长老的生平和言论,介绍他们的内心体验、爱好和思想。另一位著名苏非鲁米(1273年卒)强调“超越与真主合一的观念,主张与一切的合一,声明爱是自然界中创造性的力量。”<sup>[2](10)</sup>

伊朗苏非体制化和组织化的形成,主要是由与纳吉姆丁·库布拉(1221年卒)相关的呼罗珊和花刺子模的苏非所完成,其最终通过库布林耶教团而被了解。库布林耶教团的纳吉姆丁·达亚(1256年卒)是一位著名的苏非学者。他的著作《真主仆人之道:从开端到回归》和《公主的镜子》对苏非行为的准则和伦理作了描述。库布林耶教团对苏非在修行过程中,要关注社会事务的强调,在萨姆纳尼(1336年卒)那里达到了顶点。他对苏非修行理论和实践的讨论,在伊朗、中亚和印度影响很大,这些思想大部分是通过他的侄子阿里·哈马达尼(1385年卒)的努力而传播过去的。设拉子的儒孜毕罕·巴柯里(1209年卒)被称为“爱者的典范和圣徒的模范”,著有《隐秘之显现》《恋人的茉莉》和《入神箴言注解》,这些著作对苏非修行作了阐述。伊朗的胡儒非教派也具有神秘性特点,该教派将《古兰经》一些章节开头的单个字母神秘化,认为字母中蕴藏着安拉造世的秘密。教派创始人法兹拉勒(1394年卒)生于伊朗的阿斯特拉巴,早年受到哈拉智和鲁米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14世纪7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整个波斯和阿塞拜疆地区传播他的教义,由于持一种与帖木儿不合作的态度,于1394年在纳希切万被米兰沙赫处决。该教派因在波斯境内被镇压,转入小亚细亚传教。15世纪的末期,特别是随着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众多苏非教团逐渐形成,这禁锢了伊朗苏非主义思想的发展,“当精神上的洞察力萎缩,面前的道路就被套上了预设的枷锁”<sup>[3](49)</sup>。

## 二、伊朗苏非主义教团的嬗变

安萨里把苏非主义引入正统,对调解逊尼派与苏非主义之间的关系,无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为苏非教团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然而,苏非教团是在“充满活力的苏非主义迈向衰微之时应运而生的,标志着苏非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sup>[4] 159)</sup> 大约在 13 到 16 世纪,即蒙古入侵伊朗和萨法维建立王朝之间,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教法学派之间的区别变得已不重要。特别是蒙古人统治早期“是一个各种宗教观念并存的时期,这个并存几乎等同于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的容忍”<sup>[5] 77)</sup>。伊朗地区有许多佛教寺庙,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也能在宫廷谋得高的职位,这为苏非教团的发展提供宽松环境。蒙古人统治后期,苏非修行的道堂数量不断增加。大约在 1305 年到 1365 年间的伊朗,许多重要的道堂围绕于苏非圣徒的陵墓周围而建立,包括纳坦兹、巴克拉、阿德比尔和巴斯塔姆。伊本·白图泰 14 世纪 30 年代左右在伊朗旅行时,他借助于伊朗各地的道堂获得食宿。伊朗以导师为核心的苏非教团的发展,逐渐促使苏非团体之间彼此分化,这与苏非主义早期情况完全不同。正如设拉子的波斯诗人谢赫·萨迪(1292 年卒)所言,“伊斯兰早期,苏非表面上分散但内在是统一的,后来他们变得明显具有组织性,然而却真正分散开来。”<sup>[4] 160)</sup>

伊朗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苏非教团,早期的包括卡扎尔尼耶教团和竺利耶教团。卡扎尔尼耶由著名的波斯苏非卡扎尔尼(1035 年卒)创建。以他命名的教团从波斯传向印度和安纳托利亚。蒙古人的入侵(1219 年)引起了库布林耶教团在河中地区的军事反应,教派的首领纳吉姆丁·库布拉因此而死亡。他去世之后,该教团出现分裂。萨姆纳尼(1336 年卒)建立了被称为儒克尼耶的分枝;努尔巴赫什(1464 年卒)创立了努尔巴赫什耶教团;而巴尔齐沙巴迪(1468 年卒)在呼罗珊建立了达哈布派,“努尔巴赫什的追随者采纳了什叶派的形式,而达哈布派继续使逊尼派占优势的,直到进入 16 世纪”。<sup>[6] 601)</sup> 苏哈拉瓦迪教团的缔造者欧麦尔·苏哈拉瓦迪曾是哈里发纳绥尔的朋友和最喜爱的人,随着巴格达的衰落,该教团在波斯逐渐失去影响,仅有个别分支仍在波斯发挥影响,包括呼罗珊地区的海勒瓦提教团和伊斯法罕地区的伽马立斯教团。萨法维教团也曾是苏哈拉瓦迪的一个分支,但其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教团。萨法维教团由伊朗西北部阿尔达比勒城的谢赫沙菲·丁(1335 年卒)创建。尽管沙菲本人属于正统的逊尼派,他的继承者则有着什叶派情愫,最终使什叶派成为波斯的国教。

在伊朗,嘎兰达里教团和纳格什班底耶仅获得有限的成功。前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有组织的教团,后者则具有僵化的逊尼派特征。嘎兰达里教团属于云游四方的苦行僧组织,而不是教团,常常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忽视宗教义务和社会惯例的行为。嘎兰达里教团的形成与波斯人贾马勒丁·赛瓦季(1232 年卒)的活动密切相关。他赋予该教团以组织的形式,制定了教规仪式,16 世纪末该教派在伊朗衰微。在萨法维王朝兴起之前,纳格什班底耶在河中地区 and 阿富汗享有较高的声誉,教团创立者是伯哈丁·穆罕默德(1389 年卒)。约在 15 世纪下半叶,纳格什班底耶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加兹温和大不里士等地传播,伴随着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出现,该教团在伊朗的影响随之式微,17~18 世纪纳格什班底耶在伊朗的影响已不大。

教团的发展势必涉及到苏非与当权者的关系。一些苏非注意结交权贵,包括鲁米(1273 年卒)和萨姆纳尼(1336 年卒)。14 世纪伊朗设拉子的苏非导师“并不是出世的人,相反,他们拥有权力,是富有家庭的成员。他们与统治者结交,控制大量的道堂捐赠”<sup>[5] 80)</sup>。与统治者的联系成为苏非教团成功的关键,最明显的莫过于纳格什班底耶和萨法维教团。与政治的结合也常常使教团陷于困境,这一点在尼麦图拉希教团上表现尤为明显。该教团的建立者尼麦图拉赫·瓦利(1431 年卒)是伊朗的苏非诗人,曾经在麦加和埃及游学,并在呼罗珊和河中地区旅行,最终定居于伊朗南部克尔曼城。15 至 18 世纪期间,尼麦图拉希教团历代教主与伊朗各朝以及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

关系密切。与政权结合帮助尼麦图拉希教团迅速发展起来,但这也为其后来出现危机埋下伏笔。因其支持萨法维王朝的贝克塔什汗一方,遭到阿拔斯及其后继者的严厉镇压,丧失了往日的势力与影响,“18世纪末,尼麦图拉希教团在伊朗已经销声匿迹”<sup>[7] 802</sup>。后来,该教团的印度分支在伊朗展开复兴运动,印度尼麦图拉希教团的麦厄苏姆·阿里·沙赫(1798年卒)为该教团在伊朗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伊朗苏非教团尽管大部分属于逊尼派,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什叶派的一些观念,如对阿里的崇拜,对马赫迪的期待,逐渐被结合进一些教团的思想中,这是14和15世纪伊朗苏非教团发展重要特征。

### 三、伊朗苏非主义与什叶派

苏非主义不仅为伊朗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载体,而且成为联系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中介。历史上,萨法维教团的活动虽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然而在宗教和精神生活方面,“其他苏非教团如库布林耶,特别是努尔巴赫什耶教团,他们超过其它任何教团力求弥合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隔阂”<sup>[8] 657</sup>。13世纪以来,什叶派开始通过特定的苏非教团在伊朗传播,这些苏非教团包括萨法维教团和尼麦图拉希教团。尼麦图拉希教团的创建者尼麦图拉赫从阿勒颇来到伊朗,他与萨法维教团创建者谢赫沙菲·丁一样,都有着逊尼派背景。它们表面上属于逊尼派,即他们往往遵行某个逊尼教法学派,通常是沙斐仪教法学派,然而在道统上相信自己源于阿里。正是基于此,使得伊朗伊斯兰教从逊尼派转化为什叶派占主导成为可能。15世纪带有什叶派色彩的苏非教团诸如努尔巴赫什耶教团、尼麦图拉希教团,在萨法维王朝时期这些教团获得了纯粹的什叶派特征。

萨法维王朝时期,苏非教团逐渐受到限制和反对。一方面是因为“萨法维教团成为统治者之后,逐渐受到世俗风气浸染,不遵循苏非教团的精神戒律”,这引起部分苏非教团的不满。萨法维教团在获得权力后,也明显感觉到“固执己见的”的苏非教团的不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萨法维王朝的权力受到什叶派乌莱玛的支持,因此,萨法维的历代君主,倾向于剔除他们的苏非背景,并对世俗权威乌莱玛反对苏非主义持一种支持态度”<sup>[9] 280</sup>。另一方面,教义思想上的相似和冲突,也是什叶派对苏非主义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首先,什叶派与苏非主义皆承认殉教的重要性,当“苏非诗人有时把殉教的神秘主义者哈拉智与什叶派卡尔巴拉的殉难者侯赛因结合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sup>[10] 107</sup>。早在10世纪,巴格达十二伊玛目派的谢赫穆菲德(1022年卒)在论及哈拉智时,就指责其是一位异教徒。他这样做是通过引用两位什叶派伊玛目,即第十伊玛目阿里·哈迪(868年卒)和第八伊玛目阿里·里达(818年卒)的言论。前者宣称“不论是谁声称自己是一个苏非,他要么是一个骗子,要么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或是一个幼稚的和易轻信的人”。后者对苏非持一种更敌视的态度,指出“无论是谁听到苏非的名字而没有用语言或在心里指责他,就不是我的信众。无论是谁大声反对苏非和斥责他们,他的行为等同于对异教徒的抗击”<sup>[11] 291</sup>。这些言论代表了穆菲德之后什叶派对于苏非的主要态度。其次,苏非主义“圣徒”观念与什叶派伊玛目教义接近。12世纪上半叶的札马鲁丁·拉齐在其著作中,把苏非分为六个种类,并分别做了谴责,他认为这些苏非是偏离正道的堕落者。这个正道不是别的,而是什叶派教义。他反感苏非听音乐和跳舞。认为这些行为并没有被教法所认可。拉齐特别反对苏非的圣徒观念,认为除先知外,任何人不可能取得比什叶派伊玛目更尊崇的地位。与此相联系,拉齐反对苏非圣徒能够创造“神迹”,他批评诸如卡希姆·库舍里之流的苏非,认为他们往往把“神迹”归于诸如哈拉智这类人。拉齐宣称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后,施行神迹仅是什叶派伊玛目的特权,哈拉智和其他苏非的所谓神迹仅是“巫术”。

自14世纪以来,一部分什叶派乌莱玛对苏非的态度发生转变,这个改变出现于卡汗尼孜二世和帖木儿期间,并持续于萨法维时期。这个改变是许多什叶派学者努力把苏非思想,特别是伊本·阿拉比思想结合进什叶派神学思想的结果。赛义德·阿姆利(1385年卒)的著作《隐密之集粹》是

什叶派哲学和苏非思想融合的典范。他认为苏非“是真主创造物中意识到真理的人”,主张苏非教义与什叶派的观点相同。他意图解决与教乘、道乘和真乘相联系的穆斯林之间的区别,原因在于“我所理解的获得进一步繁荣的最好方法,是专注于神圣的知识,其也是解决不同信仰者之间差异的根据”<sup>[12] (76)</sup>。与拉齐和其他什叶派穆斯林不同,阿姆利赞同早期的苏非,包括祝奈德、萨礼·撒卡提(867年卒)和比斯塔米,认为他们也是伊玛目的门徒。阿姆利也提到后来的苏非如纳吉姆丁·库布拉的弟子萨德尔丁·汉姆亚(1252年卒)和伊本·阿拉比的弟子萨德尔丁·古纳威(1274年卒),认为他们是品格高尚的苏非。然而,他并不赞同与他同时代的苏非。阿姆利的态度是其后什叶派神智论学者的典型,他力图把伊本·阿拉比的教义思想结合进什叶派神学中。

阿姆利之后,依据对苏非主义的态度,伊朗什叶派学者可大致分成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包括部分乌莱玛和教法学家,他们谴责所有苏非,认为苏非教团的存在,苏非的宗教实践以及苏非长老与门徒的关系是不合教法的。在穆堪达斯·阿德比里(1585年卒)的《什叶派的花园》里,认为所有的苏非都属于逊尼派,他们对什叶派的伊玛目观念带来负面影响。阿德比里不仅斥责哈拉智和比斯塔米,而且批评包括鲁米、沙姆士·大不里士、伊本·阿拉比、阿齐兹丁·奈赛斐和阿布德·卡沙尼等在内的所有苏非。来自于克尔曼沙赫地区的比赫比哈尼(1801年卒)是一位穆智台希德,他认为“所有的苏非教团都是错误的,苏非是误入歧途和偏离正道者,苏非主义完全不同于伊斯兰”<sup>[11] (298)</sup>。第二个群体的什叶派乌莱玛承认苏非思想家的作用,特别是伊本·阿拉比的学说。他们只是反对苏非的修行实践、苏非道堂体制和苏非教团的组织结构。这些乌莱玛接受早期除哈拉智之外的苏非,包括伊本·阿拉比及其思想的注释者和传播者。但谴责与他们同时代的苏非导师,因为他们属于特定的苏非教团,即使他们属于什叶派苏非教团,如尼麦图拉希教团或达哈布教团。《信仰者集会》的作者苏什塔里(1607年卒)就属于这类乌莱玛,他所列举的什叶派历史人物中包括许多苏非。他相信早期伊朗苏非,包括比斯塔米、祝奈德、赛赫勒·图斯塔里是真正的苏非,他们事实上也是什叶派,他们只是以其它方式显现而已,但他严厉谴责与他同时代的逊尼派苏非,特别是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苏非。穆拉·萨德拉也持此种观点,他尊重早期苏非,但他批评哈拉智与主合一的梦呓既不被理性所理解,也不被教法所肯定。他也谴责与他同时代的苏非,认为他们的聚会专注于吃、饮酒、奏乐和跳舞,而不是谈论和聆听道德训诫和神秘主义学说。

## 四、结语

当代西方学者特里明翰在《伊斯兰苏非教团》中,把苏非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是有活力的、独立的“个人宗教”;第二个阶段是“教团的制度化和圣徒崇拜的产生”;第三个阶段是“衰落”阶段,这个阶段始于萨法维时期直到现代。上述对伊朗苏非主义历史线索的梳理,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思路。近代以来,伊朗苏非主义日益处于社会思潮和运动的边缘。一方面,比起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文明冲击,西方现代的冲击与以往有着根本区别,其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改变着人们的内心世界,这无疑影响到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苏非。伊朗广泛游历的苏非,是最早意识到现代化和西方化对穆斯林世界影响的人。他们面对逐渐渗入的欧洲思潮表现出忧虑。尼麦图拉希教团的马斯特·阿里沙惊叹于欧洲文明的发展,指出“这些欧洲人在政府、政治和土地耕作方面是非常精巧的,甚至连最小的战争细节也没有遗漏,也没有忽视征服敌人和培养朋友的方式。”另一方面,现代元素的冲击使苏非主义的社会功能逐渐衰微,苏非主义为人们所诟病,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日益受到反对,正如“欧洲清教把神秘主义和仪式学等同于无神论和政治专制主义一样,同样,伊斯兰权威则把苏非神秘主义与穆斯林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疾病联系起来”<sup>[3] (55)</sup>。19世纪伊朗的一些社会改革家,包括亚汉德扎达(1878年卒)和米尔扎·艾凯汗·克尔曼(1896年卒)都严厉谴责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苏非主义强调对教主的顺从和仿效。20世纪以来,随着什叶

派在宗教学校占主导地位,以及知识分子中理性主义的盛行,伊朗苏非更是受到压制。艾哈迈德·凯斯拉维(1946年卒)谴责苏非主义“作为使信仰误入歧途的词汇而出现在于伊斯兰”。然而,苏非主义生来具有的民间性,使其以新苏非主义的形式在穆斯林的精神层面仍发挥作用。特别在当代伊朗,苏非主义思想重新受到关注,这足以说明苏非主义生命力的强大。

#### 参考文献:

- [1]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五册) [M]. 史希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A. Reza Arasteh. *Rumi the persian the sufi*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3] Leonard Lewisoh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Persian Sufism, Part II: A Socio – Cultural Profile of Sufism, from the Dhahabī Revival to the Present Day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No. 1, 1999.
- [4] Abdol – Hosein Zarrinkoob. Persian Sufism in I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Iranian Studies, No. 3, 1970.
- [5] Lawrence G. Potter. Sufis and Sultans in Post – Mongol Iran [J]. Iranian Studies, No. 1, 1994.
- [6] Jamal J. Elias. Sufism [J]. Iranian Studies, No. 3, 1998.
- [7] 王家瑛. 伊斯兰宗教哲学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8] Peter Jack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 Volum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9] Hossein Nasr. Religion in Safavid Persia [J]. Iranian Studies, Vol. 7, 1974.
- [10] Annemarie Schimmel. The Ornament of the Saints: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in Iran in Pre – safavid Times [J]. Iranian Studies, Vol. 7, 1974.
- [11] Paul Luft and Colin Turner. *Shi'ism: critical concept in Islamic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7.

【责任编辑 丁万录】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ranian Sufism and Sufi Order

LV Yao-jun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ran is an important area where Sufi thinking and Sufi Orders have emerged. Many famous Sufi thinkers lived here. The ancient Persian Zoroastrian culture provides a rich ideological material for Iranian Sufism development, and for Sufism change from abstinence to mysticism. Iran is situated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Islamic rule, relatively favor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has provided cha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fi Order. Before and after the Mongol invasion, many Sufi Orders came into being, and sufi khaneqahs was built everywhere. In Iranian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ite and Sufism was highligh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favid dynasty. The status and social function of Sufism caused argument between Shiite Ulama and Jurist, this further proved vitality of Sufism in the religious life.

**Key words:** Iran; Sufism; Theosophy; Shiite